

非遗文化传承驱动下的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创新研究

邓贵艳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延续遭受猛烈的冲击,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博弈,同质化的景观模式成为传统村落空间的主要导向,其景观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濒临消失。针对当下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契合度不高的问题,本文以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为导向,以传统村落景观有机更新为目标,论述了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耦合关系,针对川东传统村落中非遗传承现状及村落景观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川东传统村落非遗传承景观化建设发展的有效策略,对传统村落中非遗特色的景观空间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非遗; 传承; 传统村落; 景观

非遗文化传承是文化自身有机更新的一个过程,是文化再生的表现。其传承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性,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审视,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非遗文化传承空间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面临挤压和消亡的困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冲击下,承载非遗文化的传统村落景观风貌与空间格局发生巨变,非遗文化传承依托的空间载体逐渐消失,经济优先原则下的传统村落景观营造呈现出“千村一面”的病态现象。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风貌遭到破坏,非遗载体独特性、可识别性丧失。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传统村落现有的物质文化遗存难以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需求,传统村落进行有效地保护性开发成为了当务之急。传统村落景观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依托的重要媒介。非遗是构建传统村落景观的文化内核。非遗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阶段对于非遗与传统村落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宏观视角来介绍或阐述非遗及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目前对非遗与传统村落的耦合关系、非遗在传统村落景观中设计策略研究较少。鲜有针对现有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景观形态和营造方法展开探讨,提出非遗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景观保护再生策略。当下,非遗传承面临断层危机,部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正呈现逐渐消亡的趋势,如何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同时留存非遗文化的记忆,构建具有传统村落特色的地域景观,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1]。

一、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耦合关系

传统村落依托其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等资源,保护传统村落原始风貌、优化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是实现传统村落复兴的重要途径。非遗作为传统村落文化内核,其鲜明的不可复制性、地域性、艺术性、共生性,传统村落是非遗文化传承的地域载体,非遗文化是传统村落景观营建的驱动主体,两者形成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的交互关系。

(一) 传统村落景观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载体。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构建传统村落景观重要构成要素,两者在村落可持续发展中随主体行为变化而产生耦合关系,传统村落是非遗文化传承的空间器物(载体),村落景观空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媒介。其由建筑、山石、植物等景观要素承载的非遗内容,是助力非遗有效延续发展的基础。

(二) 非遗文化是传统村落景观营建的重要驱动力

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非遗是传统村落景观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景观空间,对于非遗的保护可以突显传统村落景观空间地域特色,提升其人居环境品质,非遗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和营建和谐幸福人居生活的作

用。基于非遗传承驱动下的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构建,为传统村落景观环境的多样化拓展提供有效机制,实现传统村落精神及文化属性的重构,深化传统村落景观辨识度,并刻上文化印记。通过将非遗文化植入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在对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同时,助力传统村落经济、文化的有效发展,由此来驱动特色传统村落建设。

二、非遗文化植入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必要性

(一) 增强传统村落景观文化价值

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内涵是在地农耕文化与地域特色的集中呈现,其村落风貌、空间格局凝聚着村落历史演变的印迹,映射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承载着传统文化精髓及独具特色的人文情怀。非遗文化是传统村落景观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传统村落景观缺乏非遗文化内涵,直接影响人们对其价值的认同,同时也丧失其原本空间活力,传统村落面临枯竭消亡的局面。非遗介入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不仅能够丰富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内涵,还能优化景观空间品质,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二) 赓续传统村落文化根脉

将非遗文化符号置入到传统村落景观开发与利用中,是其景观文化内涵最大程度的呈现,同时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提炼及升华,是对传统村落文化根脉的梳理及延续,赓续传统村落历史文脉。从传统村落景观保护和发展中总结经验,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才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承非遗文化。

三、川东传统村落中非遗及景观现状存在的问题

(一) 非遗传承断层与景观风貌失活

传承人作为非遗文化的主体,是非遗文化的主导者。随着川东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影响,非遗主体仅仅依靠非遗文化效益难以满足生存需求,川东传统村落中的中坚力量被城镇就业抽离,只剩下老人、孩子留守家园,作为非遗传承主力军缺失,参与与传承主体有关的社会群体日益减少,非遗传承陷入断层困境,濒临消失的危机。即使以保护名录、博物馆、展览馆等静态形式进行抢救式保护,川东传统村落景观文化活力和生机也会因此而丧失^[2]。传统村落景观空间的困境:"空心化"现象严峻,空间环境日益衰败,原生秩序遭到破坏,毫无生机。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如何实现改造和保护并行不悖,激活川东传统村落景观空间,创造出符合现代乡村生活且富有活力的村落景观空间,就成了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 非遗资源挖掘不足与景观文化失色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历史的见证者,以其特殊的风貌彰显着独特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宝贵的历史遗存。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热潮

的推动下,川东传统村落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村落趋同化现象严重,原有的村落空间格局被破坏,山水脉络被改变,商业开发过度等问题屡有发生。传统村落已丧失其内涵,故乡的气息全无,传统仅仅流于形式。只有从本质上抓住川东传统村落固有的特性,才能够达到更准确和更有效地进行保护。一大批有珍贵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的街巷,建筑荡然无存,几千年形成的特色传统村落环境也被破坏殆尽。近年来乡村振兴建设中,忽视了川东传统村落与普通乡村之间的差异性,弱化了传统村落历史底蕴及非遗文化的独特性,造成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营建中观念、空间、形态与材质文化特色缺失,村落传统风貌受损,原真性丧失,景观风貌与地域特色难以突显,文脉传承分离。

近几年川东非遗主要借助非遗文化衍生的文创产品进行传承。非遗文化的开发及传播路径有限,且受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难以建立适宜非遗文化资源依存的空间环境。非遗文化通过博物馆展示也存在展示形式有限、更新迭代慢等问题,难以满足当代审美需求。非遗文化景观建构可为其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路径。通过非遗资源与传统村落景观空间的有机结合,增强大众对非遗文化的重视态度,才能有效的避免传统村落景观设计模仿抄袭现象,以此来丰富完善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文化性的缺失和地域性的不足。

(三) 非遗价值认同弱化与景观秩序失控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下,非遗所栖息传统村落景观环境及场所遭到破坏,脱离了载体的非遗难以获得大众文化及精神上的认同。现阶段,大众主要从经济效益角度对非遗价值的进行认定,非遗价值的高低随着经济效益的高低而发生转变。基于川东传统村落景观特色营造需求,不同的主体试图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非遗文化资本,构建以非遗为主体的商业景观环境,其中权力和资本往往构成相对牢固的增长联盟,并控制着非遗文化空间的生产主导权,而在不断寻求增殖的同时,川东传统村落景观格局产生量异变,村落原始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非遗文化记忆丢失、文化根脉难续,川东传统村落生态景观秩序出现难以掌控的局面。非遗文化空间也趋于资本化并逐步呈现同质化趋势。非遗文化空间资本化进程中,非遗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非遗文化的形态都正在发生变化。非遗文化属性使原本纳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非遗生产与生活互动关系逐步向生产交换合作关系过渡,非遗文化价值的认同度也在逐步削弱。非遗文化的开发及利用面临着单一化、模式化、过度化等现实问题,部分非遗被聚集到特定的空间进行保护及展示,导致非遗传承的路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非遗基因被稀释,非遗文化属性逐渐弱化。特别是对非遗的开发过度商业化会加速其消亡的步伐,随着非遗价值认同的弱化川东传统村落景观生态系统也面临被瓦解的危机。

四、基于非遗文化传承的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创新策略

(一) 整体布局规划,优化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空间融合的系统性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策略的主要任务,川东传统村落非遗文化种类繁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将非遗文化与川东传统村落景观元素的有机结合,其形式语言、审美特性、文化内涵能够得到充分显现。有助于增强川东传统村落景观的文化品质,为川东传统村落非遗文化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基于非遗视角对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进行整体规划与布局是首要措施。将非遗文化融入川东传统村落景观是激活其文化属性的重要途径。以川东传统村落马渡百丈村为例,始建于清代,村落蕴含丰富的文化资源,村落传统景观风貌保持较好。其景观设计应根

据百丈村地域特色、文化特色进行整体布局规划。保留百村落原始村落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从村落景观的功能需求、人群需求、文化需求等进行整体构思设计,主同时对百丈村独特的马渡民歌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找寻马渡民歌非遗文化与百丈村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契合点,使两者有机衔接,在功能与精神上体现与时俱进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为营造非遗特色文化特色景观打下基础。

(二) 提炼非遗文化符号,强调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融合的特色

非遗文化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元素中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非遗所包含的形式语言、审美法则、抽象寓意等植入川东传统村落景观中,意在建构川东传统村落文化特色。川东传统村落非遗项目涉及民间工艺、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体育、传统舞蹈和民俗等方面,其非遗文化符号依托有形的载体来突显其自身价值和有机发展的特点。传统村落是非遗文化由无形转成有形的重要媒介。通过非遗文化符号的重构与创新的方式,强调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融合的特色。在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置入非遗元素有利于增强其文脉传承力,促进川东非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川东传承村落中无形的非遗文化可通过抽取意象理念,运用到村落景观设计中去,提升其文化内涵;有形的非遗可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提取其形态、色彩、肌理等形式语言来表达川东非遗文化。深挖非遗文化资源,提炼非遗文化符号并进行重构与创新,是非遗文化有机更新的重要举措,也是彰显川东传统村落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以可视化的非遗元素为例,将非遗原型符号直接与川东传统村落中的景观小品、道路、建筑等构成要素相结合,是非遗文化呈现最直接的一种形式。例如草庙村传统民居在建筑格局有固定的定式,保留其民居窗花造型、肌理、色彩等原始形态,与景观座椅进行解构重组,通过原型再现来传达其川东民居文化,这种方式不仅丰富了草庙村视觉景观同时还激活了大众的乡愁情怀,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

(三) 拓展非遗文化呈现形态,增强非遗融入传统村落景观的互动性。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文件中提到:“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因此,为了防止川东传统村落形成千村一面的尴尬境地,进一步强调彰显其特色文化的重要性。探索川东传统村落景观建设中非遗文化的多元化呈现方式,并通过科技、艺术手法和创新思维助力川东非遗传承。例如在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雕塑设计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它的样式、色彩、材质是否容易被大众接纳,在提炼非遗元素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雕塑带来的物质及精神感受,便于大众对于非遗文化信息的接受和传递,从而唤醒大众共鸣。同时,还应兼顾其实用价值,如采用艺术手段将传统村落中的灯具、指示牌、座椅等元素与非遗文化结合,既满足了人们功能上的需求,同时能够体验非遗载体艺术美。非遗元素与科技结合转化成可视、可听、可触摸的实体,通过大众的互动使其再创作,能够有效地增强互动效果。

通过形态意象的转变拓展非遗呈现形态路径。将川东传统村落中三维形态的马渡山歌、翻山饺子、蒿草锣鼓提取转换为二维形态并运用;例如在同时也可将二维形态的何氏剪纸艺术转化为三维立体形态,将剪纸元素以立体镂空的形态置换成传统村落中的景观雕塑,其独特的呈现形式,其影响力更为广泛,促进了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形态置换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二维形态与三维形态之间的转化,应该寻求不同角度多种维度相互转换的方法。在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对民间文学中故事情节、审美情趣、象征寓意、

以及思维模式的关联意境进行呈现。以川东民间文学“石莲花传说”为例,借助意境关联的手法提取整体或者局部置入传统村落景观长廊、景观绿化、景观道路及景观小品中,通过景观叙事的形态呈现非遗文化内容,当大众游走于各个景观节点构建民间文学中的场景,这种由景入境的表现形式,增强非遗融入传统村落景观的互动性。通过强化川东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性,拓展文化呈现形式,从而形成特色文化景观意象,是非遗文化有机更新的必然趋势。

结语:

非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之精华,在国家文化发展大力推进的新形势下,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急需开拓新的路径,将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景观空间相结合不失为一种非遗文化存续的有效方式,也有助于传统村落进行有效地保护性开发,从而实现两者共生共赢。针对当下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把控景观整体布局规划、深挖非遗文化资源、拓展其呈现形态等有效策略避免非遗消失、传承断层等现象,实现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赋予了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新的价值。从而有助于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以及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活力再现,以期进传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景观的有机更新。

参考文献:

- [1] 王宝强, 宦小艳, 李萍萍.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再生策略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花山景区濛江屯为例[J]. 华中建筑, 2020, 12.
 - [2] 赵炜, 杨文艳, 吴潇. 非遗传承视角下的历史古镇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以崇州市怀远古镇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2, 37(2): 7-14.
 - [3] 李正军, 徐冉, 陈方圆. 文化传承与发展驱动的传统村落景观设计创新研究[J]. 设计, 2018(22): 140-142.
 - [4] 朱霞, 宁瞰. 文化表征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保护规划研究: 以武汉市泥人王传统村落为例[J]. 华中建筑, 2016, 34(3): 89-94.
 - [5] 李玉臻.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J]. 学术论坛, 2008(9): 178-181.
 - [6] 韦宝畏, 段惠丹. 图们江地区朝鲜族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策略探析[J]. 甘肃科技纵横, 2017(4): 64-66.
 - [7] 张剑. 基于可持续性设计的传统村落景观风貌传承与更新研究: 以烟墩角村为例[J]. 装饰, 2017(1): 140-141.
-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SLQ2021SB-02)

(上接第 216 页)

译文 A: Tear down the east wall to mend the west.

译文 B: Rob Peter to pay Paul.

“拆东墙补西墙”是汉语中的一个俗语,意思是“拆倒东边的墙,以修补西边的墙。比喻临时勉强应付;也比喻临时救急,不是根本办法。”笔者拿这一汉语俗语的英语译文让学生们讨论,看看哪个译文更胜一筹。学生讨论之后总结道:三个译文在某种程度上都实现了再现伦理:译文 A 用直译法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内涵意义有所缺失;译文 B 用归化的策略忠实地再现了原文;但是从服务伦理、交流伦理和规范伦理来看,译文 A 是把原文作为第一服务对象,保留了“他异性”,这样容易给英语读者理解原文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会让他们产生误解(以为东墙没用了,把它拆了来补西墙,正好是废物利用),不利于交流,但是语言还是符合英语规范的;译文 B 采用了归化策略,显然英语读者被看成了第一服务对象,交流伦理和规范伦理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又问译文 B 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有利于读者理解原文,但它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呢?比如说,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学生立刻回答说:这样翻译一方面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不能扩大英语读者的视野,即使读完了原文也只知道英语里有“rob Peter to pay Paul”,殊不知汉语里也有类似的表达。笔者又追问:如何弥补这两个译文的不足呢?学生综合这两种译文又提出第三种译文,译文 C: Tear down the east wall to mend the west wall, which means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 并补充道: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式可以弥补前两种译文的不足,完整地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同时,还传播了中国文化,扩大了英语读者的视野。从本案例可以看出译者在从事翻译实践时,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当然是在秉持承诺伦理的前提下)和客户的要求。

四、结语

翻译行为其实是各种不同的人伦关系在翻译中的交锋、碰撞、

融合的产物。译者是这些人伦关系的核心。译者只有明确了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才有可能决定以何种伦理规范来调节双方的关系,才能选择相应的行为方式。而案例教学法可将学生置身于译者这个核心位置上,同时也将翻译活动中的抽象的人伦关系变得具体可感。学生通过分析真实的翻译案例,一方面加深了对翻译伦理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可用翻译伦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使自己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能保持伦理意识,正确处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 [1]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M], Paris: Gallimard, 1984.
 - [2]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3][4] 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M], 查正贤译, 刘健芝校, 许宝强, 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
 - [5] 克里斯蒂安·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王克非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
 - [6] Pym, Anthony, Pour une éthique du Traducteur, Arras: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1997.
 - [7] 杨镇源:《翻译伦理研究》[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
 - [8] 蓝红军. 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J]. 上海翻译, 2019(4): 8-13+94.
 - [9] 张汝伦. 我国人文教育的现状及出路[J]. 上海教育, 2006(8): 48-49.
- 邮箱: 1301519471@qq.com
-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 年度廊坊师范学院校本教育教学改革课题“课程思政理念下的翻译教学改革与实践”(课题编号: K2020-22)的研究成果。